

## 文 起波澜

## 校枪记

周海燕

当兵4年,部队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现在时常想起来,仿佛就在昨天。

4年,1400多个日夜,记忆最深刻的事,莫过于带军校生校枪。

那年秋末,为迎接冬训,连长让我带几个兵去靶场校枪。

那天,秋高气爽。蓝蓝的天空,偶尔有一朵两朵云飘过,远远望去,那云就是“动物世界”:一会儿像虎,一会儿似牛,一会儿如鸡……

“七班长,去校枪啊,能不能带我们几个去?”伴着话音,陆军学院的三位见习排长来到眼前。抵不住一双双虔诚的眼睛,我把他们带到了靶场。

按照要求验完枪,我就让战士竖起了胸环靶。“排长,你们谁先来?”听见我这样问,见习排长们无不眉开眼笑,一个个端起枪开始了入连后的第一次校枪。

“呼、呼、呼……”不一会,随着一声声枪响,一组

需要校的枪支已整齐地摆在校枪点。看着靶标上的那些弹着点,我早已对每个枪的问题了然于胸,正思寻着他们如何校枪时,见习排长们已让战士把胸环靶一个个拿过来,熟练地拿出尺子,掏出铅笔,摊开笔记本,开始以靶心为点,逐靶量了起来;同时,嘴里发出规范的口语:一号靶,左上弹着点3.45厘米、左下弹着点4.56厘米……

时间过去快一个小时了,3支56式半自动步枪才校完一支。

按见习排长的思路和办法,20多支枪,校到天黑也校不完啊。于是,我让战士竖起胸环靶,端起一支步枪,连续打了3发子弹,并让战士逐一报了弹着点。当战士将胸环靶拿过来后,我起身随手从枪托处取出附件筒,拿起工具,左三下,右三下……让战士再次竖起胸环靶,我又卧倒连打3枪:十环、十环、九环。

就这样,不到5分钟,

一支枪校完。

见习排长们被征服了,连声说“七班长厉害”。见他们如此真诚,我就说:“我们是枪的使用者,而不是制造者,需要掌握如何使用它和简单的修理,书本上的知识如果只是死搬硬套而不会灵活运用,可能要发生要命的后果——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

随后,大家一起不到一个小时,就校完了所有枪支。回来的路上,见习排长问我什么学历,我指着二营的营房说:解放军大学毕业的。

40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仍然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现在想来,见习排长们之所以犯如此简单的错误,就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在作怪。军校有军校的理论,基层有基层的经验,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用于实践,才能战胜任何困难。因为,理论来自实践;没有实践,没有在实践中产生的经验,哪来的理论。

## 诗 品时空

## 八一

蔡厚炳

那一天 凌晨  
枪口 瞄准腐朽  
南昌城 稚嫩的旗帜  
飘出竭力抗争的硝烟

挑灯运筹  
江山 已披万丈朝霞

帽檐上的五角星  
走向通往光明的经纬  
威武自信的脚步声  
从天安门传到大洋彼岸  
赞叹 钦佩潮涌而来

钢枪 铮亮  
握在手 心有力量  
铁躯 齐刷刷  
站在中华大地  
找寻人民新的生活坐标  
军衣 破旧单薄  
裹着一颗红心  
一路向北  
窑洞里 那伟岸的身影

从此  
那一年那个日子  
以神圣的姿态  
傲娇地站在世界东方  
日夜抚慰华夏每寸肌肤

## 岁 月静好

## 只此青绿

汪娟

置身这青绿中,心头压着各种烦恼的刚子感觉到稍有喘息。但还是觉得苦恼,索性就将自己放入这田园风景画里。他俯身坐在铺满青草的田埂上,感受茅草挠挠皮肤痒痒的触碰,闭上眼听风吹动秧苗的声音、嗅一嗅扬起的稻花香。有一只调皮的蚂蚱突然跳到他的手上,让他感受到生命的真实。

那天,刚子漫无目的开车上了312国道。当车轮碾过柏油路面时,蝉鸣正把盛夏的热意揉碎在风里。抬眼望去,满世界的绿正争先恐后地扑过来,像是天地间打翻了的翡翠匣子,每一片叶子、每一寸水波都在阳光下闪着透亮的光。

道旁的树木绿得各有姿态。挺拔的白杨树是浓得化不开的墨绿,层层叠叠的叶子像把巨伞撑开,在路面投下斑驳的阴凉;随风摇曳的柳树则是浅亮的青绿,叶片薄得透光,风一吹便哗啦啦地响,像是在跟刚子打招呼。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在车玻璃上投下跳动的光斑,连带着空气里都飘着草木的清香。

紧接着一汪水撞进他眼里。路边的沟渠里碧波荡漾,为了灌溉水稻,上游已开闸放水。春天修好的

河床,配上清澈的河水,不见暴雨后常有的浑浊,反倒像揉进了无数片嫩叶的影子,清凌凌地晃着。偶有蜻蜓点水,一圈圈涟漪荡开,把那抹绿晕染得更柔了,仿佛伸手一触,指尖都会沾染上清凉的绿意。

往前再走,铺天盖地的秧苗绿直撞心房。田野像被谁铺了张无边无际的绿毯,刚抽穗的稻苗齐刷刷地立着,叶尖带着点嫩黄,茎秆却已透着沉稳的深绿。风过时,绿浪一层层推着往前涌,稻叶摩擦的沙声里,藏着沉甸甸的生机。刚子想起秋日的金黄,更感叹此刻这满眼蓬勃的绿。

最温柔的是枝头的青枣绿。车驶离主干道,偶遇一农家院墙边的枣树,青枣像一串串玛瑙挂在叶间。刚子短暂地忆起儿时爷爷家门口也有一棵青枣树。小小的他从青枣挂果便开始吃,一直吃到顶上的枣变红,最后不得不夹着爷爷找来长竹竿打枣子。一晃自己已成家,枣树早已陪着爷爷魂归地下。今日再见青枣,倍感亲切。

田埂上的刚子深呼吸,缓缓吐出生活中的烦恼。定睛远望,有一个伯伯正背着药筒给稻田喷洒农药。

望着那与过世爷爷相似的身影,他突然鼻子一酸,特别想念已过世的爷爷。

刚子索性驱车去到爷爷坟头,暮色降临,没有所谓的阴风阵阵,反而清晰地感受到夹杂着雨后轻尘的微风拂面。暮色四合,晚风轻拂,爷爷在土里,他在土外,渴望着进土里。但此刻的风是那么清爽,今天眼中的绿是那么美丽,充满生机。他突然就不想去陪爷爷了,这世间还有一抹绿让他感受到轻松感受到希望。

车灯亮起,刚子回家了。

原来盛夏从不是只有骄阳似火,这无处不在的绿,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水绿的柔,秧苗绿的盛,树木绿的静,青枣绿的暖,每一种绿都在诉说着生命的美好。

车子缓缓驶向回家的岔道时,刚子回头望,312国道两旁的绿似乎还在视线里绵延。或许生活本就是这样的,在奔波的路上,总有这样的绿意撞进眼里,让我们在烦琐的日子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欢喜,一份对这世界最朴素的热爱。亲爱的自己:若生活不能治愈你,那便让大自然来帮你疗伤吧。

## 浮生岁月

## 行路,归心

余东芳

人总在某个时刻莫名地渴望出发,仿佛行李箱里装得下逃逸日常的整个计划,塞得进所有想逃离的种种琐碎。

人们迈出家门,奔往远方,也许并非只是为逃离,他们其实是在追寻着某件东西——追寻着在早已习以为常的日常中沉睡了的、那被习惯层层包裹住的存在感。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忙碌中,人有时会弄丢了自己。出发,就是为了找到曾经的自己,抑或是为了看清自己将来想成为的模样。

行旅途中,耳目口鼻却都重新焕发了生机。陌生城市街角飘来刚出炉面包的香气,空中传来的语言自有一种新鲜的韵律;异乡的落日熔金,仿佛也卸下我们心头的陈年积尘,骤然将我们放入了从未染指的澄澈之境。唯有在陌生之地,我们才得以从层层身份的重负中脱身而出,重新认领回自己——卸下身份的面具,旅人身份竟这般自由,只做天地的过客,宇宙的赤子。于是我们方得以从“活着”的被动,升至“感受活着”的主动。

于是,旅人竟于异乡的广阔之中,反更清晰地看见了自己生命本来的轮

廓。站在高耸入云的雪峰之前,心灵被那庄严震撼得既惊喜且喜;徘徊在断壁残垣之间,时光的风声吹过耳畔,人类存在的渺小与永恒之思便同时涌上心头。旅途逼我们与陌生相遇,而恰在这相遇里,我们才真正清醒地感知到:原来自己正如此鲜活地存在着!这存在感,并非来自固守一隅的安稳,而是行路中与广漠世界灵魂的碰撞所擦出的火花。

圣埃克苏佩里曾说:“创造,是用生命去交换比生命更长久东西。”旅行的意义,或许正在于用脚步丈量世界,以生命交换一种更为深沉地对生命本身的确认。当远行足迹遍布千山万水,最令人感喟的,却是内心深处那方故土似近又远的熟悉图景——原来我们扛着行李箱奔跑,箱中装满的,是出发时的热望,是归途时的沉静。

当看遍人间百态,最珍贵的发现是——原来我们毕生寻找的答案,始终藏在出发时的地方。

行路万里,最终是让心携着世界的光亮,重新归向生命源头那个熟稔又崭新的坐标。

行走的意义,不在终点,而在于前行的每一步。